

菲茨杰拉德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自然。——海明威

F. SCOTT FITZGERALD



Babylon Revisited

重返巴比伦

〔美〕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/著 *F. Scott Fitzgerald*

柔之 郑天恩/译

1712.45

1146

1712.45
1146



Babylon Revisited

重返巴比伦

【美】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/著 F. Scott Fitzgerald

柔之 郑天恩/译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返巴比伦/ (美) 菲茨杰拉德 (Fitzgerald, F.S.)
著; 柔之, 郑天恩译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12
ISBN 978-7-5039-4076-7

I. 重… II. ①菲…②柔…③郑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
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8595号

重返巴比伦

作 者	[美]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
译 者	柔 之 郑天恩
责任编辑	蔡宛若
封面设计	引文馆·闫薇薇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90×600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7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076-7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菲茨杰拉德

F. Scott Fitzgerald (1896–1940)

著名美国小说家。从1920年开始创作，以《人间天堂》一举成名。他的小说生动地反映了20年代“美国梦”的破灭，展示了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“荒原时代”的精神面貌。直到1944年去世时，他仍在创作《最后一个大亨》。在他有限的创作生涯里，推出了包括《人间天堂》《伟大的盖茨比》《夜色温柔》等多部长篇小说和150篇个短篇小说。

菲茨杰拉德在圣保罗从小就被以美国贵族的养成方式培养长大，但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却来自高度浪漫的想象。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，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，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。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，“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，一个艺术的时代，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。”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“爵士乐时代”，他自己也因此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“编年史家”和“桂冠诗人”。

梦想的幻灭与再生

——菲茨杰拉德与《重返巴比伦》

郑天恩

《重返巴比伦》（*Babylon Revisited*）是菲茨杰拉德继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后，又一本精彩的短篇小说合集。相较于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以收录菲氏早期的著作为主（1919—1924），《重返巴比伦》所呈现的则是菲氏中晚期作品的另一种不同风貌。

论者认为，以《伟大的盖茨比》（1925）为分界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：在《伟大的盖茨比》之前，菲氏的作品普遍洋溢着自信、清新的风格，虽然笔端偶尔会流露出忧郁的气息，但是整体而言展现出的仍然是一种纯粹而美丽的感觉；但是到了后期，随着《伟大的盖茨比》的叫好不叫座，他所深爱的妻子泽尔达（Zelda）的精神问题，以及浮华度日所带来的生活压力，种种因素的交织，使得他的作品风格不再如前期的轻盈，而是转趋沉重、阴郁与虚无幻灭。本书收录了菲氏自1926—1937年之间陆续撰成的八篇作品，其中包括了六篇刊载于《星期六晚邮》（*Saturday Evening*）的精彩短篇

作品；撰于1931年，被誉为菲氏最优秀作品之一的《重返巴比伦》（*Babylon Revisited*）；以及作者晚年的短篇杰作《长路漫漫》（*The Long Way Out*, 1937）。

正如前面所述，和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相对照，《重返巴比伦》给人的感觉较为沉重。它的内容充满张力，感情宛如要满溢而出，直击人心，但是，从中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优雅、翩翩起舞的爵士年代，而是一种挣扎、一种呐喊、一种不平静的生命历程所发出的，让人为之心碎却又低回不已的声音。菲茨杰拉德的写作风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，主要原因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。从社会方面来说，20世纪20年代早期，美国在哈定与柯立芝两位总统的领导下，国力蒸蒸日上。那是一个消费至上的年代，爵士乐、汽车、电影……象征着繁荣的一切事物都大为盛行；年轻人追求享乐与奢华，流连忘返于舞厅与夜总会之中；那是一个人人做着“美国梦”，梦想一夕淘金的年代，也是菲茨杰拉德笔下，浪漫而华丽的“爵士年代”。但是迈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，这种畸形的繁华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。产业衰退，社会不安，人们不务生产，只是将手头的钱投入股票市场追求纸上的虚幻财富，其结果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。大恐慌一夜之间戳破了繁华的假象，也让爵士年代的奢华归于幻灭，正如作者在《重返巴比伦》一文中借着酒保领班鲍尔之口所发出的感叹，“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”。就作者个人而言，这段时间也是一段不幸的时期。他与泽尔达的婚姻一直处于不稳的状况，对感情的执著与现实生活的无奈和矛盾，让菲茨杰拉德备感煎熬；1930年，泽尔达精神崩溃住进了疗养院，两人之间的

关系也变得更为恶劣，情况甚至恶化到了互相写书抨击彼此的地步。梦想的幻灭与现实的动荡不安，让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视野和深度。

在《重返巴比伦》中，这种情感的煎熬可说是处处可见。和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不同，这本书的主要场景不再是华丽的别墅与夜夜笙歌的派对，而是一幕幕更为深沉与阴暗的画面——暴风雨中的渡船、空荡荡的里茨饭店吧台、老旧荒废的赛马场，以及精神病疗养院——以这些忧郁的场景为开端，作者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艰难，以及对于年轻时代梦想幻灭的慨叹，透过极其洗练而动人的文笔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。然而，这本书并不只是单纯地将压力转嫁给读者的无味读物。在书中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过去所熟悉的菲茨杰拉德的身影；他对泽尔达的爱一如往昔，对浪漫与美的追求也始终不变。然而，正因为他心中有着不变的追求与执著，所以在面对现实的剧变时，感受到的痛苦也特别深刻。这种深刻表现在书中，便成为了一篇篇打动人心，让人阅后不免掩卷长叹，但却又忍不住低回品味其中深意的作品。如果说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是晶莹剔透的钻石的话，那这本《重返巴比伦》便是纹理深沉的青玉原石，外表看似平凡，但却隐隐散发着内敛而温润的光泽。

如同村上春树所言，这是一本“漂浮着美丽而哀愁气息的书”。没有生命的坎坷，无法写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；菲氏在本书中所展现的，正是历经劫难后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肺腑情感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本书才能在历经六十余年后的今天，仍然继续让无数世人为之动容。午夜梦回时，阅读这本《重返巴比

伦》，那种内心的悸动与低首沉吟的感触，将带给所有读者一种永难忘怀的阅读经验。

从绚丽到幻灭

——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的爵士年代故事

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因掌握爵士年代精神的杰作《尘世乐园》（*This Side of Paradise*, 1920）受到空前欢迎，成为纽约的名人，过着夜夜笙歌的绚丽生活，之后他们夫妇深感不胜负荷，因而决定到欧洲过比较省钱的生活。1924年他们前往巴黎，想寻找抛弃旧有自我的新生活。他在巴黎着手写《伟大的盖茨比》，中途却发生了一段婚姻的危机。他的妻子泽尔达与一个法国飞行员认真谈起感情，让菲茨杰拉德深受影响。1925年《伟大的盖茨比》（*The Great Gatsby*）出版后，让他再度引起注目，但这次受到的欢迎程度却不如他所料。他的进步却换来了“叫好不叫座”的名声，令他相当困惑。显然这本书已经受到文学评论家更密切的注意了，他们的观点、态度都让菲茨杰拉德感到疑虑，因而将一些在《星期六晚邮》发表的精彩作品都留藏起来，不结集出版，以保留他的自由心声。这些短篇小说的写作从1924年菲茨杰拉德写完《伟大的盖茨比》，到1930年泽尔达精神崩溃为止。这时期正是他被视为美国“经典作家”的前兆期，到他的希望泉源——泽尔达发病期间的混

乱、动荡过程。销售量不佳的《伟大的盖茨比》让他深深陷入沉思，他在好作品无法获得更多青睐的矛盾心思下，写了许多“垃圾”作品赚取稿费过生活。这些短篇作品的调子，已经没有《伟大的盖茨比》出版前那些作品那么充满自信、清新如晨梦；主题虽然仍能把握住一贯的爵士时代精神，但从内容看来，似乎已不那么纯粹美丽，似乎已有不同于他所属的外界介入。这几篇作品可能都是经过作者刻意躲避评论家，留藏起来的。

《富家男孩》（*The Rich Boy*, 1926），是《伟大的盖茨比》出版后的第一篇严肃作品。这是一篇他对“真正富有”所做的繁复诠释，在篇中他使用许多反讽与含蓄的笔触，来描述富人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，除非是富家出身否则很难理解。男主角安森从小觉得比别人优越，是因为他会勉强自己顺从他人。他会借着诱惑他人来喂养他的优越感，这使得他乐于助人或以同样的态度毁人，却从不愿让自己屈服于他人。作者混合了对富人不信任的态度、羡慕的心情，以及对他们心理、想法的好奇，让读者一窥他们对他们错综复杂的心态。不过作者也极其巧妙地在一开始就说，这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，而典型其实就是虚无。也许这样难解的错综复杂心态就等于虚无。

《宝贝派对》（*The Baby Party*, 1925），是作者移居长岛大颈镇时，因周末经常宴请大批宾客而欠债，必须写稿还清，以至暂时搁下《伟大的盖茨比》。这篇故事是一部经营得非常成功的家庭喜剧，小巧精美。最令人惊喜的地方，就是作者对于如晨露般的宝贝艾迪，流露出可贵的美善之情。虽然后来她的

蛮横引起大人們的爭端，最後還是以喜劇收場。作者對幼兒的行為描述，如同他對成人描述般一丝不苟的認真。幼兒有成人的影子，成人也會像幼兒般耍鬧爭吵。寶貝艾迪也可說是作者對下一代所寄予的夢想象征。她仍舊是他一貫的新女人化身，並沒有因為她才兩歲半就將她幼稚化，她仍舊是作者吹起號音的對象，只是作者的號音聲似乎比以前微弱了。

這裡有一篇懷舊的作品《最後的佳人》（*The Last of the Belles*, 1929）。這篇舊景重遊的感傷之作，是在作者妻子精神崩潰之前寫成的，可算是預先回憶過去與她共度的青春歲月，因為充滿魅力浮華的女主角艾莉·卡爾霍以及許多場景，令人想起早期作者和其妻戀愛調情的片段，如今景物全非事事休，無盡感傷。眼前殘酷的现实更令他對過往的青春自嘲。青春不過是一片殘瓦空罐的景況罷了。這是作者對當時他夫妻倆惡化的關係所作的諷刺。

其中有两篇作者自认是“断简残篇”的作品，《魅力》（*Magnetism*, 1928）与《风暴渡航》（*The Rough Crossing*, 1929）。《魅力》是他初访好莱坞时的唯一作品。当时他应邀去替演员康斯坦斯·塔尔梅奇（Constance Talmadge）写喜剧剧本《唇膏》，却遭退稿。这篇故事是对这个电影族群所作的探究与描述，内容其实是在处理一个身为好人兼好丈夫的演员，处于无法避免其他女人爱上他的喜闹困境。在那样奇怪的族群里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维系在与自己演艺前途有关的事物上，没有真情可言，即使是旧情人也会拿你的名字首字母来要挟钱。要维持自身的名誉与美满婚姻，除了要灵活机智化解各样事端外，重要的是还必须运用情谊来缓和。理想演员的化身乔

治，在遭遇种种啼笑皆非的事情，特别是有人爱恋他的这件事情上，显得排拒与冷漠以待，因为他和妻子凯是当中与众不同的一对。在那华而不实的社群里，他们有的是精练的社交演技，来维系彼此内在关系的和谐。《风暴渡航》的内容是记录他们到意大利热那亚（Genoa）旅行时遭风暴袭击的经验。现实中的夫妇俩都曾因与陌生人调情而发生争吵，故事里的男女主角虽然看似美满的一对，却常常会被外界的事吸引而分心，因而造成的灾难就如同遇到的暴风雨一样。如何化解这样致命性的灾难，全凭男主角亚德利安全力以赴，紧紧抓牢在暴风雨中动荡而失去知觉的艾娃，免得失散，造成悲剧。

本书的第六篇《两个错误》（*Two Wrongs*, 1930）也是根据作者夫妇俩的现实生活事迹写成的。当时作者的肺结核旧病复发，而泽尔达正勤练舞艺想成为舞蹈家。作品中借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男主角比尔——他诙谐、遭冷落的行为举止，透露出作者对自己的嘲讽，这其实不过也是他刻意营造的掩饰技巧，因为在故事结尾出现的孑然一身画面，仍然超然自在，对艾米充满祝福。在这篇故事里有几次提到男主角日渐潦倒的传言，还有一些对于他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，似乎已经不再抱有什么信心了。比尔和艾米是不是一对因利益结合的夫妻呢？这当然是作者想迁就爵士年代文学风格的说法罢了。

在前六篇《星期六晚邮》的短篇之后，作为本书扛鼎之作登场的第七篇《重返巴比伦》，乃是全书中最重要的——一篇作品。1931年，在泽尔达住进疗养院后，菲茨杰拉德用半自传的方式写下了这篇作品。书中的重要人物大多真有其人，除了主角查理和他的妻子海伦是作者本人与泽尔达的化身之外，查理的连

襟林肯与玛里恩夫妇，也是取材自真实世界中泽尔达的妹妹罗莎琳和妹夫纽曼，而全文中最为关键的角色——查理善解人意而聪慧的小女儿奥诺丽亚，则是以他和泽尔达的亲生女儿思嘉蒂为模特儿所写成的。本文名为《重返巴比伦》，所谓巴比伦，其实指的就是巴黎。透过对经济大恐慌后巴黎景象的深刻描写，以及主角和其他人物关于往事的对话，作者成功塑造出一种繁华散尽的氛围，过往曾经有过的纸醉金迷，正如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般，已成虚幻的往日黄花。在这种落寞的氛围中，曾经沉醉，而今却清醒的落魄商人查理，为了挽回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珍贵事物，再次回到了巴黎，他是否能成功呢？由于本文不只在氛围的塑造上堪称一流，在人物的描写方面也有极为不俗的表现，因此一向被视为菲茨杰拉德的重要代表作，之后并于1954年改编为经典名片《魂断巴黎》（*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*），由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·泰勒演出女主角海伦一角。

本书的最后一篇所收录的，是作者于1937年发表于《绅士》（*Esquire*）杂志的短篇《长路漫漫》（*The Long Way Out*）。这篇文章的故事是描写某家疗养院里，一位痛失爱人的妻子令人心碎的痴情故事。内容虽然只有短短数页，但是结构相当的完整，起承转合一气呵成，可说是短篇小说中罕见的杰作。在文中，作者虽然说开宗明义地说自己所要讲的是一个“比地牢的酷刑还要绝望的悲剧”，但在悲剧的外衣底下，所呈现的却是对永志不渝的爱的再次肯定。纵使一切是如此的绝望，但爱仍然能带给人们面对明天的勇气与期盼；因此，有文学评论家认为，这篇文章所象征的，其实是菲茨杰拉德的“崩

坏与再生”，信哉斯言。

与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七篇精美无瑕的短篇故事比起来，这八篇作品的情感更加深沉、浓烈与苦涩，情节也比较繁复迂回，不易理解。从结构上说，每一篇也略略显示出从故事比较完美满盈的开端，逐渐走下坡的倾向，最后结局不是寄予希望，就是把明亮的自己拥抱在黑暗中，或者讽刺过去，他已经不再像前作那样怀藏着晶亮的自信了。他的现实生活似乎也充满动荡不安，这在作品里反映出来的是紧张的压力、不雅不堪、刻意堕落……等对幻灭所作的表现。这可以说明，他从自信满满的绚丽时代，经过体验生活走到了幻灭的开始。

菲茨杰拉德重要作品年表

长篇小说

1920 《人间天堂》

1922 《美丽与毁灭》

1925 《伟大的盖茨比》

1934 《夜色温柔》

1941 《最后一个大亨》

短篇小说

《像里茨饭店一样大的钻石》

《本杰明的奇幻旅程》

《重返巴比伦》

《长夜漫漫》

《冬之梦》

目 录

contents

001	富家男孩
045	宝贝派对
061	最后的佳人
083	魅力
111	风暴渡航
137	两个错误
165	重返巴比伦
197	长路漫漫
207	附录

爵士年代的宁静之音

富家男孩

The Rich Boy